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骆 驼 之 歌

——任弼时的故事

颂 南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骆驼之歌

颂 南

责任编辑：骆之恬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*

198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8,000 印张：3.625 印数：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40 定价：0.33元

目 录

故事开篇.....	(1)
寻找出路.....	(3)
边境风险.....	(12)
中流砥柱.....	(19)
铁窗内外.....	(28)
决议之前.....	(37)
奇特“画师”	(42)
叶坪练兵.....	(48)
新任书记.....	(54)
突破封锁.....	(62)
人民县长.....	(68)
甘孜风云.....	(73)
纺线英雄.....	(84)
“十天大会”	(90)
老兵之心.....	(98)
后 记.....	(106)

故 事 开 篇

小朋友，你看见过骆驼吗？在茫茫的戈壁沙滩上，号称“沙漠之舟”的骆驼，摇响驼铃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昂首向着天外，艰难地走着。风沙滚滚扑来，它从不迷失方向；连日缺食缺水，它依然奋力前行。它背负着那么沉重的担子，从不唉声叹气；它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依旧昂首挺胸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在荒漠上留下生命的足迹，给人们载来幸福和欢笑……

小朋友，你知道任弼时同志吗？他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，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也是一个平凡的人。在他一生短暂的四十六个年头里，他由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，成长为党和人民的优秀战士，担任过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，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他顽强对敌，一心为民，坚持原则，服从真理，任劳任怨，至死不息，光辉的品质永照后人。

人们说：骆驼是革命者的形象。

人们说：任弼时同志是革命的骆驼。

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在怀念任弼时同志时就说过：“他是我们党的骆驼，中国人民的骆驼，担负着沉重的担子，走着漫长而艰苦的道路，没有休息，没有享受，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。”

今天，我们穿过三十年的风雨，去和任弼时相见吧！让我们走到他身边，走进他心里，看他怎样学习，怎样锻炼，怎样求学，怎样战斗，怎样对待敌人，怎样对待同志，怎样对待自己。让我们沿着骆驼之路再来一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吧！它能使你进一步理解革命接班人的含义和意识到今天所肩负的重任……

漫长的、漫长的骆驼之路，是在那一个年代，在那一个地方，开始了第一个脚印的……

寻 找 出 路

二十年代初期的长沙，破破烂烂。洋人的阴森教堂与富豪的华丽公馆，错落耸立；穷人的低矮住棚和商贩的杂乱小摊，交织横陈。街上经常有那些豪绅、兵痞、流氓横行霸道。成群的乞丐则衣不遮体，沿街乞食。没有自来水，一些穷人从小西门码头担河水上街叫卖：“河水啊——河水啊——”，那声音单调又凄凉。

长沙城最热闹的地方是南门口。南门口附近有一所学校，叫“长郡联立中学”。

一九二〇年，十六岁的任弼时在这个学校里只差一期就要高中毕业了。那时中国社会百孔千疮，很多青年学生毕业就是失业，前途暗淡。因此，临近毕业，很多学生都在奔忙，四处托亲友在长沙寻找工作。有的无计可施，便整日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

寻找出路的学生中，也有任弼时。那时他的名字叫二南，学名叫任培国。

这年放暑假，他没有回家，成天和一个叫肖劲光的

同学，在校外奔走活动。一些同学议论纷纷：“培国也在想办法找职业吧？”

任弼时听后一笑，不作回答。

他不是去寻找个人的出路，而是在寻找追求真理的路。“五·四”运动以来，他在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中和很多优秀青年结成了好朋友。前不久，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，湖南掀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，蔡和森、向警予等人都去了。任弼时也想去，不料乡下多病的母亲，听到这消息，就托任弼时的一位叔父急匆匆赶到长沙极力劝阻。那叔父一会儿沉下脸训斥，一会儿流着泪规劝，说任弼时的哥哥前不久病死了，家里只有他这一个儿子，母亲多病，父亲教书又失业了，要是他再撒手一走，家里的生活今后靠谁？……叔父的软磨硬缠，终于使任弼时错过了机会，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们登船远走高飞了，气得他跑回学生寝室里大哭了一场。但他并不灰心，这次放假，他和肖劲光都没回家，成天去找那些有志于献身革命的朋友，商量再一次赴法勤工俭学的办法。

这一天，他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找毛泽东，没找到，只得懒洋洋地回来。在街上，偶然从一家画像馆门前走过，抬头一看，里面挂着几幅画像，有白发苍苍的老头，有浓妆艳抹的女人。一个穿长衫、戴眼镜的老

艺人正在柜台里埋头画像。

这立刻引起了任弼时的兴趣。他自幼爱好画画，画过不少鱼虫花草，还有万里长城、千里镜(望远镜)之类，只是画人像，还没有试过。

“要画像吗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位老艺人放下画笔，投来疑惑的目光。

“哦，不是，我，看看……”

“那明天来看吧，我要关板子了。”对方脸上毫无表情地动手关门。

任弼时望望天，这才惊奇地发觉夕阳西下，自己已看了大半天了，晚饭还没吃哩！想了想，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去。回家的路上，任弼时在街上买了一点炭精和纸，回到宿舍里学起画来。当然开始不怎么顺手，一张画，画了几笔就将纸撕了，可渐渐地，经过他细心描绘，纸面上的人物竟然也栩栩如生起来……

同学们一看十分惊讶，尤其是肖劲光，睁大眼睛，连连搔头。

“培国，你完全可以挂招牌赚钱了！”

“培国，你这下不愁没出路了！”

.....

大家朝他竖起了拇指。齐向他投来羡慕、高兴、敬佩的目光。同学们以为发现了他留校奔走的秘密。

可是任弼时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，收起那幅画，象有什么心事似的默默地走开……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天晚上，他在油灯下久久没睡。同寝室的肖劲光很晚才回来，问：“你还没睡呀？又在想什么？”

任弼时若有所思地道：“劲光，如今虽然社会职业的大门，对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是紧闭着的，但我们凭一技之长，也或许能找到一条出路。”

“是啰……”

“不过，”任弼时停了停，眼里凝结着沉思，“我辈青年要寻找的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！是革命的出路！”

肖劲光先是一愣，接着也激动起来，一挥拳头道：“对！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！社会腐败到这种地步，光凭着一技之长，混碗饭吃，那还算个什么革命青年！”接着他躺着对天骂起来，骂军阀，骂财主，骂反动政府……最后直到呼呼进入梦乡，才停了嘴。

但任弼时还没有睡，他下床替肖劲光扎好蚊帐，悄悄拧亮油灯，打开铜墨盒，开始写一天的日记。

他凝望着油灯，想起了很多……

他家住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新屋，父亲叫任振声，母亲姓朱，家里还有三个妹妹。他还是很小的时候，父

亲教书回家，常常在油灯下给他讲故事，讲历代的英雄豪杰，帝王将相，有时也愤怒地讲述当今社会如何黑暗，外国侵略者如何横行中国，勾结反动军阀欺压人民。那时任弼时曾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我最崇拜之人物》，立志要学习明太祖朱元璋，练习武艺，将来率领几十万大军，赶走外族侵略者，光复中华帝国……

后来，一九一五年，父亲送他到长沙来读书，先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小部，后又进入明德中学，长郡联立中学。在学校里，他眼界更开阔了。那时长沙各学校里有很多思想流派，有的主张君主立宪（又要保存皇帝，又要讲点民主），有的主张“教育救国”，有的主张“工业救国”，有的主张“温和的”社会主义，有的主张“激烈的”社会主义……五花八门，各不相让！任弼时开始对这些思想流派都很感兴趣。一天晚上，他在油灯下看了一本小册子，小册子上讲了一件事，大意是：以前德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常常被法国所打败。后来德国统帅克鲁伯拿着法国的枪看了看，叹气道：“因为法国有这样好的枪炮，我们才战败了，有什么办法？”这以后，克鲁伯大抓发明制造，也发明了新式枪械，再与法战，大败法军……任弼时看到这里，不禁拍案而起，兴奋地说：

“救国之道，莫贵工业也！”他当即写了一篇《言志》的文章，表示他要“志习于工业，以图工业振兴，改良制

造，以强我中国。”并表示这种志向“坚持不变”……

不过，后来他这种“工业救国”的观点又发生了动摇。那次南、北军阀发生混战，一天夜里，一支军阀部队开进长沙城，闯进妙高峰下的湖南第一师范，把正入梦乡的任弼时及其他同学惊醒了。军阀部队命令师生们统统“滚出学校”，说这个地方他们要占用。几个有正义感的老师去和他们讲理，不料一个当官的家伙，喷着酒气，掏出手枪朝天“叭叭”放了两枪，大骂，“想造反吗？来人哪！不服从军令，给老子打！”话未落音，几个士兵持枪冲上来，枪托、拳头、皮鞋一齐下，把几个出头的老师和学生打得鼻青脸肿，口吐鲜血……事后，还是把师生们赶出了学校。那次任弼时震惊了，脑子里轰轰乱响。军阀手里不也有新式枪械吗？可这些枪械还不是用来欺压人民？用来为军阀们的争权夺利服务？由此看来，光振兴工业，改良制造，于人民大众有什么益处呢？

不久，轰轰烈烈的“五·四”运动爆发，马列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，毛泽东在湖南创办《湘江评论》，大声疾呼，唤起民众奋起革命，这给青年们很大的影响，也有力地吸引了任弼时。任弼时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，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。于是，两人成为了亲密战友，麓山下，湘江畔，曾热情交谈。任弼时激动地道：“看来

‘教育救国’，‘工业救国’都是行不通的，要挽救中国，首先得改造社会制度，扫除反动势力，走革命的路！”毛泽东当即赞扬他：“对！”

但是，怎样革命？怎样才能胜利？任弼时还不太清楚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极力想到外国去看看，考察各国的情况，然而事到如今还无着落，怎不叫人心焦呢？

.....

任弼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想着、想着，写着、写着，不知不觉伏在桌子上睡着了。蚊烟燃尽了，凶狠的蚊子在他身上咬出了几个很大的红点，他也不觉得.....

第二天一早，他喝了碗凉水，咬着一块烧饼又去找毛泽东。傍晚时分，他兴冲冲地回来了，一见到肖劲光就迎面捶了他一拳，兴奋地道：“有办法啦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到俄国去！”

“俄国？”肖劲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今天找到了毛泽东，他说法国去不成了，但可以介绍我们到上海去，跟上海一批青年一起到俄国去留学！”

“是吗？”肖劲光高兴得一把抱起任弼时，在房子里转了几个圈。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！任弼时连忙来到墙上的地图

前，伸出手指，找到了那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北方大国，那个十月革命的故乡，找到了彼得堡、莫斯科、基辅、明斯克、黑海湾、西伯利亚……对于这个国家，任弼时和肖劲光还了解得不多，但他们知道俄国有一个列宁，领导了劳农革命，推翻了旧社会，街头呼啦啦地飘扬着红旗。这对他们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！

肖劲光兴奋地大声道：“好哇！到俄国去！俄国是……”任弼时忙噓了一声，两人看看四周，伸伸舌头，又偷偷地笑了。

肖劲光低声问：“培国，要是这一次你家里又来拉后腿，怎么办？”

任弼时想了想，断然说：“这次我来个秘密行动，不让家里知道。”

“那钱呢？”

“我……找亲戚去借。”

从这天起，任弼时在长沙城里跑了好几天，找一些亲戚借钱，还找了正在西园袜厂当童工的未婚妻陈踪英，好不容易凑集了十几块光洋。

十月的一天，浩荡的湘江波涛滚滚，任弼时和肖劲光及另外两个青年，带着简单的行李，登上一艘客轮离开了长沙。船开动了，劈开漫江碧水，激起浪花，迎风北去。任弼时凭栏遥望渐渐远去的小西门码头，渐渐远

去了的家乡土地，思绪象波涛一样翻滚。他知道，他走后，家里的生活将会更加困难，多病而善良的母亲，会伤心流泪的。唉！她是多么好的母亲啊！小时候，自己每天不都是在母亲的催眠曲中甜甜入睡的吗？前几年父亲失业后，母亲为了维持一家生活，不是每天都拖着多病的身子，去喂猪、种菜、纺纱吗？为了给自己攒下学费，母亲不是每天都省着吃、省着穿吗？……一瞬间，任弼时觉得有一滴冰凉的东西，爬出了眼窝，掉到了衣襟上。但是他不能回去！是的，不能回去！他眼前又出现了长沙街头那些衣衫破烂的乞丐，那些凶神恶煞的军阀武夫……他觉得，要去寻找一条解救人民的道路，就应该象浩荡的湘江一样，百折不回，一往无前！

他擦干了泪，默默地说：“好妈妈，原谅我！”

这时轮船汽笛“吭”地喊了一声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，回荡在白浪翻滚的湘江之上，回旋在灰暗的天地之间……

边 境 风 险

任弼时等青年到上海找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张太雷等同志，并在上海宣誓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，他们从上海搭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威，正式踏上了向十月革命故乡进发的漫漫征途。

那时候，去俄国的道路是十分艰险的。为了安全，组织上把十几个青年分成若干小组，并规定在敌人面前互相装作不认识。和任弼时编成一组的是肖劲光，他扮成了裁缝。任弼时这时扮成一个理发匠，身穿一件陈旧的灰色粗呢子大衣，脚穿一双烂皮鞋，手提一个理发工具箱。

当时，俄国的国内革命战争还未结束，一些俄国白匪军逃窜在西伯利亚一带，建立起他们的“政府”，在中俄边境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，修建了很多碉堡工事，拉了很多铁丝网，设了不少岗哨，检查和抓捕革命者，勒索敲诈劳动人民的钱财，以致在任弼时他们从海

参威出发时，遇到了麻烦……

火车象一位年迈的老人，顺着边境，喘着气吃力地向伯力行进。车窗外冰天雪地，到处是战争留下的痕迹：战壕、碉堡、铁丝网，还有难民……。车开得很慢，上面一无暖气二无食品供应，旅客们坐在闷罐子车里又冷又饿。一些旅客忍不住咕咕哝哝低声骂起来，任弼时则默不作声。

突然，火车“咣当”一声停了。一伙穿大衣、持枪的俄国白匪军走上车，粗暴地命令：“下车下车！统统接受检查！”

“又要检查什么？”有旅客问。

“上级命令，查鼠疫患者！”

车上“轰”的一下闹开来。有收拾行李的声音，有盒子罐子摔破的声音，有男男女女的叫骂声：

“什么清查鼠疫？还不是又要抓红党？”

“上帝保佑！这车什么时候能开呵？”

“该死的！一路上老查个没完！”

.....

肖劲光低声问：“培国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任弼时道：“跟着去，看他们要搞什么！”

刚下火车，一个士兵就把任弼时推进一间房子，当官的用俄语命令士兵：“看看这毛孩子身上有什么油

水？”

任弼时平静地用俄语回答：“很遗憾！在我身上找油水，和找鼠疫菌一样困难！”

当官的没料到任弼时也懂俄文，吃惊地打量着他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个青年人在上海的短短几个月内，已经初步掌握了俄语。

这时，任弼时又主动把随身带的小箱递过去道：“别害怕，没有鼠疫菌，这就是我的全部东西。”

匪徒们打开箱一看，全是理发工具，感到非常丧气。只有那个当官的摸着山羊胡子，狡猾地说：“哦，你是理发匠？我们也很需要你。”说完手一抬，命令一个士兵：“关起来！”

“是！”士兵把任弼时推出门，向一个挂有“鼠疫患者拘禁室”木牌的黑屋子里走去。

在门外，肖劲光等同行的青年见到他被抓，都急得要命。有的搔头，有的瞪眼，有的甚至准备冲上去撕打……

任弼时象没看见这些一样，把头一偏，径直朝前走去。那意思很明显，示意大伙儿不能冲动！不能暴露自己！……

现在，任弼时和同志们失去联系了，心里真有点慌，但他极力使自己镇静。他觉得自己思想上早有准